

卷八

書名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撰者 清 李雨堂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編號 D8642400

彩色首頁1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卷之一

吳西瑞雲齋原本 禪山福文堂藏板

歌曰

繼立極惟盤古混沌初開天地分三皇五帝均調治相
 傳緒萬民欽唐虞二帝求賢護化育玄功聖澤深當時
 為民患大禹功成水土分曆年四百終于傑運屬商
 至君相傳曆久亡于紂文武西興誣溺民御林八百
 國祚延綿德業深稱雄七國相吞併無道強秦二
 漢爭鋒劉應運四百餘年鼎足均晉興未久遭胡
 數傳不永君隋文一統亡楊廣十有三年社稷分
 起唐高祖二十相傳屬宋君數傳之後惟千古興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原無字是口云



新錄後續南北宋包公狄青初傳卷之八

三十四回

禪山福文堂藏板

揚元帥怒失軍衣。狄欽差噴追功績。

詩 一念貪圖冒大功。機關敗露法確容。

曰 須知作善應天眷。行惡奸徒定必凶。

當時揚青范仲淹并曰正衣既然失須要逃走向朝方
得性命也狄青曰二位大人征衣雖然失去明日定然討
還揚青曰征衣失在大狼山汝還想討得回麼隨口亂談
休得多說速些遁逃沒藏姓字方保得頭牢狄青呼二位
大人晚生既未討回征衣如立下一戰功可以抵消此罪
否范谷曰征衣尚然管不牢被強徒劫去還有什麼大功
未抵此重罪狄青曰小將疋馬單刀杀上大狼山已經箭

殺質天王刀傷子牙差示退西戎兩孟洋晚生雖然有罪
但此功可以抵償伏惟二位大人明鑒惟詳引見楊元帥
待晚生領些軍馬刻日討回征衣寇容曰緣何又是尔收除
此二賊雄吾却不准信楊青曰口說无憑那人准信由尔
說出天花墜地且自去見元帥待尔分亦的当下三人進
關楊范二人踱至牙人之處將書折開二人看畢范谷曰
包年兄若是狄欽差違了限期之罪本部便能一力過全
无奈軍衣尽失除非代補賠了方得完編楊青也言韓大
人軍衣一失重罪確寬教我二人如何答堦帝助他除非
圣上有旨頒到方免不是朝廷放有那人保得此罪当日
二人將書收藏過楊青曰范大人若在元帥跟前說明失
了重衣之事定恐細細出轅門号正軍法了范谷曰這也

自然的楊青自且不要說明待他自往分辯我與尔見景生
情可以帮寸者帮寸不可帮寸者再行処置范大人意下
何如范谷曰老將軍之言有理二人進至帥堂楊元帥立
起位言曰二位大人軍衣可无差查点得如此捷速也
范楊曰一一无差值得甚事元帥曰二位大人且坐范谷
曰元帥請坐当下又傳狄青進見又復言明前日焦廷貴
說明狄青功劳李成断然不敢冒此功如今只因焦莽夫
誇口拉天說語今又已將焦廷貴美死故放胆前表冒功
是死无对质了父子二人只曉得是焦廷貴功劳不知狄
欽差功績当是時狄青到了李成李岱全不介意只顧楊
七然帥堂側吃酒爽快想到元帥定然奏知圣上父子加
官進祿好生榮華岂不快哉集哉古言愚人作事愚皆因

不免個會字取招承身之禍也當下狄青進見元帥呼腰
曲背呼聲元帥正解官狄青進見楊元帥見他的盔甲乃
是趙太祖之物想狄青湏是太后內戚總爲臣子怎合用
着先王太祖的遺物定然太后賜贈于他又言此副盔甲
前已交代明白狄青以臣下不當用王家之物故太后另
加照式造成一副直裰兒所用故今元帥認爲太祖之物
故心頭頗有不悅即起位立着拱手曰王亲大人休得多
禮又問曰批文上副解官石郡馬何在狄青曰啟上元帥
只因副解官石郡馬在于仁安縣金亭驛中被妖麼擄去
未知下落小將已有本章回朝奏啟聖上元帥曰關中亦
有文書到來狄王亲解送征衣限期十四日滿一月五日
如今十五了及早該体恤兩兵寒苦卽早些趕趕到關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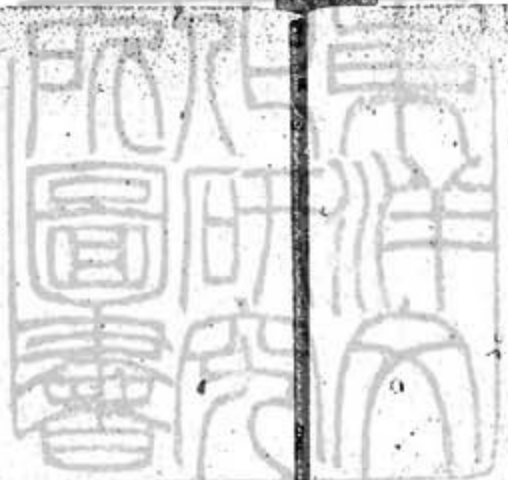
副總是何違却恨外而未本帥這里軍法斷不徧私放
难道不知狄谷曰元帥所稟小將既承王命漕看軍法森
嚴豈有不知原委早日趕到關未交卽並非偷安延緩日
期无奈中途霜雪寒雨水泥停人馬難行故違期一天
望元帥体諒姑寬范谷点头自語尔言有理只恐說出不
好話未就要動勞細細看了看尔如何招架元帥曰若依
軍法這該得罪王亲大人姑念數天雨雪阻隔本帥從寬
不較卽呼統制孟定國吩咐速將征衣散給市軍孟將軍
得令正要動身范楊搖首暗言不好了不好了狄谷打拱
吉曰元帥且慢元帥曰却是爲何狄谷曰征衣已失去无
從給散了元帥所哭喝聲糊說怎樣說的狄谷曰征衣果
然只失了楊元帥登時大怒案基一拍尔既管解三十萬

征衣因何不小心想必偷安懈怠御標軍衣也容失的是
欺君藐視本帥了喝令綑綁手卸他盔甲轆門斬首正罪
兩旁一聲答應刀斧手上前恭跪過元帥如狼似虎上前
要動手細細欵差這狄青兩手東西攔開呼元帥小將頃
然失去征衣有罪還有功勞可以抵償元帥只做不知不
宜范令接言呼元帥狄欵差既言有功抵罪何不問他明
白什麼功可抵此重罪待他可抵則准恐不可抵者再正
軍法未為晚也元帥將范令一瞧楊青一看似乎道爾二
人說查點過征衣一无差少為什麼公且磬沒有還要多
言插嘴的范仲淹俱以理念二人想來失了征衣手我甚
爭莫非要我贖償還尔不成不然規着我怎的狄青曰元
帥若問失了征衣小將理該正法但元帥的罪名却是難

免帥若要執斬小將元帥理該一全斬首正法獨斬我一
人小將豈是貪生畏死之徒元帥是貪生畏死之輩沒奈
何將大罪卸在小將身上只恐皇上察知其情由洩尔位
隆勢重天波府內之人也要正其罪法約元帥每言心頭
着惱怒基一拍喝曰尔失去軍衣難以卸罪本帥吩咐綑
綁起不用多言刀斧手應答上前楊青問曰汝的征衣在
那地頭失去的元帥曰不要管他那個地頭失去此乃
噪言耳楊青曰元帥身当天下撥寇之任督理各路軍民
皆乃元帥所屬失了征衣不独遠方失警元帥失察捕盜
之罪难免况這磨盆山商關不滿意二百里程途尔既為各
路捕督元帥即附境之內管察不着显見尔按兵不卒且又
偷安元帥縱盜偷安之罪將何功績抵消得未当日若問

狄青之罪比之楊宗保之罪還有分別譬之地天上失了東西自然是地方官身上之事楊宗保統管各路軍民難道二百里之內磨盆山的強徒即管察不及須早已勦滅安民乃是緣何日久縱容強盜故于敢胆未打劫征衣見楊元帥失捕近处強盜比之狄青失征衣之罪加倍重大了時狄青曰小將在元帥關內地失征衣理該元帥補賠還如何反將本官屈杀軍法上全元此理睦吾尔回朝面見天子情理止看誰是誰非尔今不过以势头恫恐相欺但本官乃一烈丈夫岂惧尔存私立法的范谷听了暗言曰此語却是有理有竅的正論元帥听罢难以答話只得說曰尔夫去征衣罪該萬死还来挺撞本帥么吾且問汝言將功抵罪有什么功劳于此狄青曰收降西戎首寇

贊天王子牙差不是戰功么元帥喝曰糊說現有李成箭射贊天王刀傷子牙差是子岱尔擅敢冒認成不須多說細綁手速將解官擊下正法狄青冷咲一声呼楊宗保尔当真要充害我么也罢由尔便了即日卸下盔甲脫去征袍刀斧手將狄青繫七細綁了元帥手拿出上方宝剑旁边礼部范谷怒氣滿胸打虎老将氣塞喉嚨狄青厲声大罵楊宗保吾明知尔受了朝中大奸臣買屬串通了磨山這強盜劫去征衣抹杀本官戰功忘却无俸府三字故归于奸臣党羽中姑負了圣上洪恩尔湏生臭名萬載吾湏死百世知冤這几句言辭楊元帥幾乎氣倒帥堂二白圓睛首一掃罵声胆大狄青敢將本帥枉屈痛罵么速七將他推出轅門斬首正法狄谷曰楊宗保尔且住如若要斬



萬花樓傳卷八

我須將贖天子牙差首級拿來還我便由尔余前元帥
喝曰尔有什么首級拿來向本帥討取狄青曰交代與焦
廷貴拿來已經尔該問號台怎言沒有何也楊元帥听此
言屯查驚駭心中有几分明忙問左右焦先鋒可曾回
關否甲將曰啟稟元帥焦先鋒尚未回關范谷听了只是
冷咲楊青曰既然狄王未交首級莫焦廷貴湏向他取討
這方得分明此事正說之間偶見地下一封書拾起一看
上面書着長孫晃宗保展觀楊青微咲曰元成的家書到
了只因此書狄青卸甲解袍時卽卸跌下未當時楊元帥
心中明白那里按托得定只得起位一手還擎上方劍
一手接持家書一瞧乃祖母大人表的家書只因在着卽
堂上不便折書觀看且收藏袖中卽知祖母大人要保庇

狄青之意一把上方寶劍持定癸又癸不出放又放不下
正有些事在两难便对范谷曰礼部大人狄青兩顆首級
他說是焦廷貴拿回但今是真是假須問焦廷貴總知明

白尔道知何范仲淹听了冷咲自想言方總要將狄青処
斬如今看尔杀得他成否卽言曰狄欽差过却限期罪之
一也失去征衣罪之二也冒功抵罪七之三也厚罵元帥
罪之四也正他処斬之罪还輕理該碎剮屍骸方正軍法
這几句言辭說得元帥臉色无光只轉向西边呼問楊青
言狄青失去征衣已該正罪但有此大功可以抵償然待
焦廷貴方知明白不知老將軍怎樣主裁楊青曰生死之
權多在元帥手中緣何動問起小將未倘言劝諫不要斬
他又補賠還不得征衣此罪牽于重大吾实不敢担当多

言喋也也當時言語又說得元帥滿臉紅呆也不笑只得吩咐刀斧手且住又推轉狄青徐呼狄青爾既收除了贊天王子牙差可將其情由細細言明本帥得狄青帶怒大呼揚宗保且听着將失征衣在磨盆山後往大狼山杀了二將交首級與焦廷貴先回關中報知一一說明伏言吾立下此戰功可以抵償了失征衣之罪爾今實負吾大元帥一命耳元帥言心中不安楊青映曰妙也兩顆人頭三人的功劳這場官司打問訟未着實好看不过也元帥即吩咐傳進李成李岱父子二人食合即齊來進見元帥只因官卑賤小白然該當跪下父跪東子跪西言畢賤李成李岱謝帥令賜宴元帥呼李成李岱這德魯大王子牙猜二將乃欽差狄王差箭射死傷的爾父子二人爲何

冒認了他的功劳該當何罪李成見問及嚇驚不八本心慌張得夫也不敢招想來只道功劳是焦廷貴的故事立心冒認了希圖當官包知乃狄王亲功劳也罢了事已至此本已成舟但抵罪不招要冒到底子呼元帥令實是卑賤箭杀贊天王兒子刀傷子牙差包敢冒別人之功以欺元帥的元帥曰狄青那里李成李岱認是他功劳現有兩顆首級爲憑緣何反說是尔之功李成李岱現在這里尔且疾他對盾衆狄青曰既細細子本官杀之何难何必多詰言的元帥即吩咐放子細細覓得向无容光上方宝刻只得放下不知秋青如何对盾分明且看下回分解

現范楊二人爲狄青失去征衣心煩一籌一算何等你護助包韓二書之力是青之倚靠着歟青之進見元

帥何等雍容有序只因有功抵罪可恃惟有范楊二公不知青之底止而煩急也宗保之責狄青失征衣薛狼而理屈青討回戰功理順而薛仲况有范仲淹將功抵罪輕重之論言正而順楊青責以督統壞寇之任言強而烈又有奈太君手書三回擊功楊宗保上方劄安得不為之放下

三十五回

帥堂上列漢鳴笳

水窖中莽將逢救

詩 貧富窮通各有財

強求未必遂如期

日 樂天聽命何云辱

知足无休古訓辭

當時楊元帥收回上方宝剑呼李成李岱狄王亲在此尔

追他对盾分明李成曰是即朕父子功劳不消对盾了元

帥又喚狄青若是尔的功劳為何並無一言真李成太子

對話狄青曰李成父子何等之人教堂上一口黑月衣秃首

該他講話的楊元帥又呼左右復还他盔甲狄青穿戴回

盔甲怒目縱眉大言曰拿首級回關者乃焦廷貴若要分

明此功須待焦廷貴回關見証木官與這李成对盾終有

么用犹如虎少金堂豈不成光滅尽范公听了占美答言

曰欽差大臣如何與昌功的犯人言論失了帥堂之風揚

將軍喝声將李成李岱拿下左右刀斧手答應一声登時

將李成父子拿至可咲一念之貪至美巧反拙元帥即差

孟定國將李成李岱管守又撮合喚沈達速往五雲託確

查十三夜可有替天王子牙差二人酒醉踏雪私行否沈

達得令快馬加鞭而去再令精細兵丁查訪往先鋒去處



二位大人且說狄欽差做回保人如何范等二人曰事關重大保人難做的休來惠賜也元帥曰暫做何妨言未只齊少面光退下帥堂進裡廳去了當時失去征衣的事情丟拋在一邊重在昌功之事只等待焦廷貴回來就得明白范仲淹見元帥退堂咲曰元帥方總氣昂也只怪狄王亲只因理上頗偏又有余太君書一封要系要斬竟難下手楊青曰万幾險些兒氣壞吾老人家現王亲大人貫像一位奇男子說得理上烈也鋒也的敏捷但不用心煩待焦莽夫回來自有公論且先到吾衙中叙語如何狄谷曰多謝老將軍楊青又呼范大人全往如何范谷應允三人全行又說關中中文武官員亦言我語喧嘩談論短長不關正傳不錄有孟定國奉了元帥將令收管李成父子上

了鎖身不表又言李成呼參七六七乎七安七逸七做個把小武官豈不逍遙因何有尋出煩惱痴心妄想榮華豈知今日大禍臨身皆由不安守天命也李成嘆聲我兒這件事情多是焦廷貴不好狄欽差功劳他說已之功劳若還說明狄欽差戰功我也決不將他弄死決不冒認此功了李成曰參七明日追完起表招也要死不招也要妄如何是好李成曰我兒搆抵一屯夾棍即夾斷兩腿自然招不得不言父子二人之說且表元帥進至帥府內折展祖母家書一瞧看畢言祖母大人替是狄青過了限期几天孫兒敢不依命週全无奈征衣尽失大罪豈得姑寬連及孫兒也有失于捕盜之罪如若狄果有戰功還可以可將功消罪但不知焦廷貴那里去了想表定然李成父子看箇

富貴謀害焦廷貴混爭了首級到末冒功的不等倘焦廷
貴果道其陷害這庄公案怎生結了是夜元帥悶也不樂
也且慢表再言副將沈達奉了元帥將令帶了數十名兵
丁向五雲汎而末先說焦廷貴一夜昏沉在水窖中若尋
水窖差不多有二丈深李成將他拋擲下去跌仆也死了
息然跌仆不死天寒大雪也寒浸死了今日焦廷貴不死
想必與國家效力立建武功的不當糊亂死子李成之手
故得地头上神祇護寒救跌不死亦造化分定也但彼負
回口腹滿口糊言冒可別人功劳使人爭論不明罰他小
比磨難也是報復之公耳一夜及至天明蒙汗藥已醒焦
廷貴即忘記了昨夜事情反記浴堂閃結了水窖還要洗
什么澡手足一伸呼不好了那個狗囊將五身仕纏綁了

西洋
圖書

口中大罵不止那個狗王巴要吾焦老谷的性命兩半
一伸斷了繩索將腿上藤繩解下週圍一看說不好了此
方黑暗也是什麼所在又細想想未昨天要打悶棍打不
着做了擋路神后金狄欽差往夫狼山一款戲法射死了
贊天王一廟戲文弄死子牙差番兵大隊未弄挑了人
頭兩顆往三閃討救兵打從汎上教李守備請吾吃酒吃
到這個所在未的是了定然吾吃醉而回却被友人屍盜
劫了東西細綁身軀擲在水窖裡凍得吾死了一般想未
我躬一空也如此又无什麼好東西多金帛莫非劫吾鴉
巴去的真乃可惡的狗強盜大罵時東西跳躍但並無一
處路相通几次撈住鉄棍板上有二丈多深確以扒上山
高廣大人到已希只恰焦廷貴到了下午時分方得一樵

子經過只拿呼曰救人阿吾焦老谷也寒凍死了那樵夫
住步四下一瞧言可了何処声七喊救不甞行至水害原
乃跌下一人又拿呼喊曰上面那人拉了焦老谷上未妙
過買烏鼠放生的樵子曰尔是將燒焦老的人乞焦廷貴
曰喝声胆大戎囊吾乃三關焦將軍那人不拿名的岂是
燒焦老的樵夫哄曰原来三關上的焦黑將軍也多七有
罪了焦廷貴喝曰吾不过面貌黑色岂是煨老焦黑的么
不必多言快些拉吾起来到牙中吃酒樵夫啣哭曰原
来是个酒徒即將繩索放下幸得手中还長二三尺焦廷
貴兩手挽住麻繩双足蹬着鉄棍這樵夫幸喜氣力很大
兩手一揉吊將起来大呼曰像着死屍一腹酸心軍焦廷
貴上得未喝声多言得罪吾焦將軍么樵子曰焦廷貴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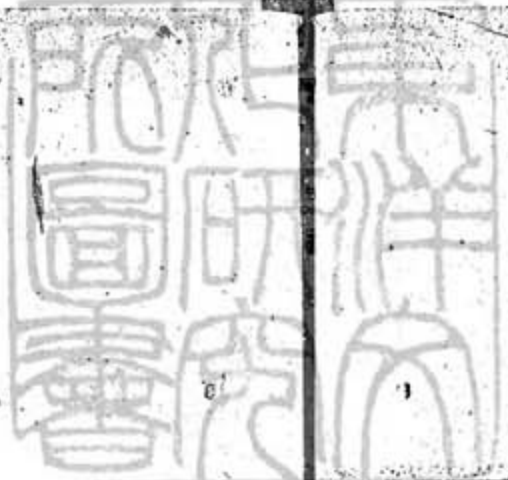
尔方纔言过請吾吃酒休要失信的焦廷貴自尔要酒吃
也何难且隨吾来樵夫曰焦黑將軍那里去了焦廷貴曰
且到李守脩牙中去卽有酒吞了樵夫曰吾不去的焦廷
貴曰尔何不往樵夫曰李守脩那个兒子李岱前月来吾
家中强奸吾妻被吾取尿一缸撒去他方纔奔了我今若
到他牙裡来此人岂不記恨前情么定然要报雪此恨了
焦廷貴曰如此說来尔定然不去焦將軍一人去也酒開
夫步奔走如飛樵夫見了哭咲不已莫非人此是何痴呆
的么不談樵子回家去書接前文莽漢因又到未守脩牙
中高声呼喊門上的有官門的王龍出外一看呼声焦將
軍谷昨夜那里去了爲何今日又来焦廷貴喝声未不得
的么速些喚這兩名官皂未見我王龍曰兩位老谷多出

外去了焦廷貴喝声徇奴才无非言我又要吃酒的虛言相哄言兩個徇官不在么吾今不吃酒只要用饅了只由言大步已踏到裡边来当中坐下双手怕案喧声响振大呼李成李岱在那里焦廷貴大罵催取用饅當時府內人免不得稟知沈氏恭人每言嚇驚不小說声不好了焦廷貴不死即死他父子了只得吩咐脩酒飯出去奶也思量下些毒藥忘奈日間人目用多反爲不美沈氏當時心如焚燥却言副將沈達一路上查来没有踪跡只因此事李成說是初更已尽之時的事情是以泥地上用百姓重民多說不知一程又到守脩牙中查問中兵役也說不知當日沈達一到只有守門至龍理會猜着定然老谷害了焦廷貴拿了人头往三關上獻功這是胆大如天的行險也如

若焦廷貴死了到也不妨如今焦廷貴現在老谷公子便有喪身之禍了慢說王龍自語自驚有沈將軍一到了守脩衙中進府堂內見了焦廷貴不寬又驚又喜呼声焦將軍尔吃酒好有興的还不快些回關去焦廷貴一見喚曰沈將軍因何尔也到此处来又說明沈達爲人最是把細想素這是事關天大只好在元帥跟前方好說明白若在此处說知倘被他顛性發作惡狼也一刺杀出不好看来若說明白犹恐招惹違令之責不若暫瞞了這狂莽酒徒的妙即呼焦將軍元帥差尔催取軍衣到底軍衣到否狄欽差在那里爲何尔也遣將合而担捺眼期焦廷貴曰沈將軍不要說起来吾昨夜食醉酒了跌下水窖中險些寒振死了還顧得什么征衣軍令的烏娘沈達曰元帥只

因尔違候重令大張突怒時差吾未厥尔回去如若再延
遲取不首級然眉回閉焦廷貴曰遲延些即取去首級回
去不好了去了首級用什麼東西吃飯速也走罢沈達曰
刀馬在那里焦廷貴曰失掉去了跌棍也跌下水窖中沈
達曰不中用的東西焦廷貴自若是中用的不在水窖中
过夜了慢表沈達帶回兵丁焦廷貴而去又說李守倫府
王龍当日被嚇得驚呆不已只悄悄到着三關打听消息
去了又言沈氏在內堂倍加着急呼天叫地呼神祇只願
父子安平无事回棗便好了恒想此事原是老令欠主張
及早杀了焦莽夫免后禍的因何將他活着的擦地在
水窖裡巨料他偏也不死又得回關如今凶多吉少如何
是好免不得父子全归刀下而亡幸關沈氏心中驚亂重

說焦廷貴沈達二人飛跑馬不停蹄到得關來已有二更
天了內重關已緊閉下銷沈達只得邀他到已之衙府中
登時吩咐摆酒二人双双對酌尔一盞我一盞半酣之間
沈達向焦廷貴呼焦將軍如今此事要動問尔了焦廷貴
曰沈老爺詰問吾什麼事來沈達曰元帥差尔催趙軍衣
因何一去不回反在水窖中過日又在守備衙中吃酒是
何緣故焦廷貴曰沈老爺不要言來吾焦廷貴真乃倒運
也即將來去情由細細說明沈達听了點首明白又將李
成父子冒功細細達知此番焦廷貴大怒哮跪如雷火光
直噴呼沈老爺我原想不起怎生在水窖裡過夜原來是
李成父子將吾弄醉丟拋在水窖裡拿却人頭去冒功可
惱可惱這還了得待吾連夜回去將他狗男畜女大小齊



齊殺盡還出不得吾之氣忿也沈達曰焦將軍去不得的
焦廷貴曰有什麼去不得的只消吾兩足去奔明天早到
沈了沈達曰不然了李成父子已經拿下尔今不知只要
尔回來詢頂明白李成李岱的性命即難保了何勞尔去
將他殺的是也非也總在明天了焦廷貴曰沈老爺待吾
先往殺他家口男女留下李成父子難道沒有憑証的麼
沈達曰軍中自有一定之法他須有罪但罪不及于妻奴
汝尔不奉帥令擅自殺人豈得無罪的斷然是動不得不
可造次也焦廷貴曰但氣忿他不過的但這個人情貴在
沈老爺面上來乃便宜了這班奸党了沈達曰焦將軍明
日元帥審問起來汝便怎生對盾他焦廷貴曰吾只言狄
王親一弄戲法射死釐天王一劇戲文刀劈了牙差吾待
挑了首級道經五雲汎被李成父子用酒灌醉細細了去
拋下水窖中拿了首級前來冒認功勞汝道是否不知沈
達如何答話且看下回分解

狄青之險送性命雖由李成貪圖富貴奸險狠心亦由
焦廷貴妄言故在水窖中喊救亦云小根規樵夫與焦
廷貴言均全孟浪妄說彼樵夫一愚民耳奚足深怪獨
焦廷貴身居武職俗陋可惡耳聖人之心安人庸人之
心爲己小人之心損人利己沈氏只呼天地神祇愿夫
子平安無事并恨不殺焦廷貴頭見小人損人利己之
心也寫沈達與焦廷貴一把細一狂妄有天淵高下之
別至回關對酌方詰醒李成冒功焦廷貴怒如雷方見
其把細智識高過千人之驗也

三十六回 莽先鋒質証冒功 刁守備強詞奪理

詩曰 英雄量大福仍火 奸佞機深禍更深

昧法瞞天終洩漏 千秋只染臭名音

當下焦廷貴呼沈老爺小將明日如此証他冒功管教李成父子頭兒滾下來沈達嘆曰憂他頭兒不滾下的是夜不表到了次日太陽東昇轅門炮鼓响鳴文武官員穿袍盔甲兵丁刀斧如銀明亮楊元帥陞了中軍公位身穿大紅文武抱背插綉龍旗八面腰圍宝王赤金纓頭上朝陽盔盛戴起双足戰靴踏踏真乃浩氣騰騰威嚴凜凜乃宋朝一位保國功勳寄命大臣有詩證

六尺之孤托大臣 邊疆首重撫三軍

美梅輔弼文官任 褒冠降鬼賴武勳



左位有范礼部右坐有佞西楊老將文員袖服分班立武將戎裝合集站狄青上帳見礼畢即于范仲淹位下摆坐金椅位昨天要正軍法斬首今天元帥不即深究又命人摆了坐位实乃元帥心中明白了李成父子冒認戰功又有沈達上帳繳令啟稟元帥昨天奎令往五雲泥細七查確地中軍民多言恣人靜並不知其情有無此事但焦廷貴拿了兩顆首級道經五雲泥上彼李成父子灌得大醉細縛身軀拋于水窖中一夜直至昨天午時分巧得一樵夫將他扯吊上如今現在轅門号令元帥曰果有此事李成父子冒功无疑了吩咐孟定国撤李成李岱到表孟將軍奉台展出虎威板弩到二犯拍塔在地父子不啻噓天出一股呼元帥開恩畢戕父子实乃有功之人元帥大喝

該死的狗官本帥已經差查明五雲汛上並沒有贊天王
子牙差二人酒醉夜出之事尔敢无中生有捏狂虚言冒
認功劳的么李成曰元帥其時只爲更夜已涼汛上軍民
多已眠熟是至无人得知元帥喝声接口的狗奴才本帥
且問汝因甚用酒弄醉焦先鋒細細抛于水窖中一心欺
罔富貴將人陷害取了首級未冒功忍心害理畜類不如
父子食言嚇得大驚犹比头顱上打个大霹靂李岱想未
這件事情料想抵賴不过的不知招了免捱夾棍之苦那
曉得李成立定主意只愿抵死不招李岱无奈只得隨着
父亲抵賴不招李守備只管那天元帥令連叫呼叫不已
言並不肯將焦先鋒灌醉抛下水窖中豈敢在元帥台前
欺心說言上有青天下有地祇三光日月內敢將人謀害

元帥自言大怒重喝令傳進焦廷貴這焦廷貴一進至
帥堂怒氣冲上搶上亂尖將李成李岱踢打不已大罵好
胆大的烏龜的李成狗王日的李岱將吾弄得大醉細細
了丟下水窖中至吾寒得幾乎險死可恼尔喪良狼心賊
一刻處死尔两个狗畜類也难消吾忿氣父子二人呼叫
焦將軍不止言卑賤父子沒有此事怎敢斗胆陷害焦將
軍望乞饒恕了卑賤的狗命罢焦廷貴喝声狼心狗肺的
成囊也要命么难道本將軍由尔細綁了抛在水窖中拿
首級未冒功便不要性命的李成曰焦將軍休得枉屈了
人卑賤父子那有此事焦廷貴大怒喝曰还言枉屈尔么好
畜類靴尖踢打不已父子二人呼叫將軍不已的討饒范
令喝曰帥堂之上不許喧嘩焦廷貴休得嘍哩失了軍規

揚元帥問曰焦廷貴本帥差尔催趙狄欽差征衣爲何反
在五雲汎而去李成父子怎生將尔弄醉且細說明本帥
得知當時焦廷貴從秦合未到軍營先逢李義尋我狄青
又說至心生圖謀青之龍駒馬又略表明焦廷貴乃一直
性莽英雄從未說話有一句言一句即做賊盜做烏鼠也
要說個明白白藏閑不佳一句所以他搶掠東西的行
爲也要直言出來元帥曰蠢定夫身爲將士立此歪心一
副陋小民耳敢于本帥跟前糊說也焦廷貴呼元帥有些
緣故當時見此馬乃一疋異色龍駒意欲做个打悶棍人
搶劫了這疋異駒回來送與元帥乘坐元帥喝聲該罪的
蠢定夫怒基一拍兩旁吆喝齊聲焦廷貴慌忙打拱再言
悶棍打不進直言得功道經五雲汎腹中餓了只得進守

盜牙中計歸一飽然后跑走不想被他父子弄醉細伏身
軀拋下水窖幾乎寒浸死混拿首級未昌功險小將與狄
王亲一命遭此惡狼毒手這兩員狗官虽粉身碎骨不足
以尽其辜的元帥听了冷咲一声喝呼李成李岱焦先鋒
的說得有憑可據尔还不招認冒功么李成曰元帥這些
虛言是何足爲拋賣乃卑賤箭箭替天王兒子刀傷子牙
差現有兩顆首級爲憑若是狄欽差之功劳何故並無首
級因賊現有首級狄王亲沒有首級可拋到是真的只求
元帥將印賤父子與狄王亲焦將軍狼夾起來便分真假
了焦廷貴怒氣冲上拾上一抓提起喝聲胆大狗畜生吾
的首級被尔盜去自然沒了憑証的呼元帥不必問長問
短快將兩個狗官正法便了元帥曰焦廷貴不必動手又

呼李成既是尔父子的功劳可曉得贊天王子牙差头上戴什么盔身中穿什么戰袍須說得对准纔算尔的功劳李成想來須要說得情形相配纔好又想焦廷貴只有兩顆光七人頭沒有盔甲的若說酒醉踏雪决无有盔甲在身的便呼元帥令這贊天王头戴螺皮玄皮帽身穿大紅袍子牙差身穿玄色皂袍头上紅褶子李說未宗焦廷貴高声大喝尔該死的狗囊說什么皮螺帽子烏尔的娘伸手向胸囊中取出踏隘头盔呼元帥這是贊天王的盔這手是子牙差的盔无意之中帶藏在此人多說我痴果今日也不算痴了李成想來若吾知尔有踏隘头盔藏在怀内早已拿出來了元帥曰李成如今還有可分办李成曰元帥不知道焦將軍那里找來此盔擋寒元帥揆其精度其

理实乃欽差失去征衣故以冒囑焦將軍為硬証冒着功劳欺瞞元帥的范令曰李成本部且問尔二賊人既有首級彼尔父子乘其不備所杀岂无身体的倘二賊人身体尚在尔找尋得來也算尔之功范令說詰也詰得透李成辯答也辯得妙即言他二人原有四個隨從全走已將身

体搶回去了范令曰他馬正何在李成曰他是雪夜步行那有馬正狄令听了不賚微咲曰嘆声辯得清楚好个伶牙利取的刁奸賊也帥堂之上正在審詰未得分明忽有軍兵報曰啟上元帥令今有八卦山伍鬚豐合全小大孟洋統領三十萬頭師將四城圍困了要與欽差狄大人會戰要報贊天王子牙差之仇十分猖獗請元帥令定奪元帥打發報軍去了想來西兵捲地而來圍困我也曾會敵



過紅鬚三眼將身高丈餘十分英勇在八卦山頭札寨
 天王大狼山相隔一百二十里兩邊成列鼓角之勢實稱
 勁敵今天尽起雄師而末兵因欲青杀了他二員猛將也
 當下又呼李成若果然是尔父子二人功劳為什麼賊將
 五鬚豐反不與尔父子討仇偏上要狄欽差會戰何說李
 成曰元帥這何緣故甲賊却不曉得賊將五鬚豐怎麼與
 狄欽差討戰那段功劳只是吾父子的元帥喝聲接口賊
 明白到此也不招認么忽又報到元帥谷西兵攻打四下
 開甚急請令定裁狄爺听了立起位呼元帥既是西寇猖
 狂代小將出馬或藉元帥之威以立小功元帥正要開言
 焦廷貴曰且慢尔的仙法奇巧須好但今用尔不着又言
 元帥李成父子既能收除積天王子牙差代他三人出馬



抄西戎對壘倘然得退敵兵便算他功劳倘余敗了是個
 无能之輩休思此段功劳是冒認已真了未知元帥意見
 如何當日焦廷貴雖然魯莽却有些主見倘他父子出敵
 必被西兵一刀一个岂不省却多煩折元帥曰正夫說未
 乃不知進退之見說什麼倘或李成父子杀了不成言必
 被番兵冲進關中那敢担此干系焦廷貴曰不妨倘他父
 子出敵代小將隨後掠陣不許西兵冲進關末范谷曰焦
 廷貴也有三分近理如若狄欽差在大狼山收除了積天
 王子牙差這大小孟洋定然識認他見了李成李岱自然
 說不是狄欽差仍要覓他交搭的果然西戎二將在五雲
 汛被他父子所傷了大小孟洋定然有說了那時真假可
 立分的焦廷貴曰吾愿往做個見正粉青咲曰范大人之

言公斷不差元帥可准依元帥听了点首即差李成李岱
領兵出敵營当小心父子二人會合嚇得胆戰心驚父子
叩首求元帥免差元帥曰尔父子身居武職必與朝廷出
力沙場對敵乃武將之常何得推委李成懸告曰甲戰父
子虽云武職只好守着一件查話奸民若要打仗交鋒實
在弄不来的元帥喝曰身作武員如何畏惧對壘交鋒許
多將士誰敢違吾号令尔敢不遵將令么焦廷貴大罵狗
囊子做了武官全仗交鋒對敵之勞若尔這般貪生畏死
朝廷何用尔軍諸將猶不遵元帥將令倘歸狗頭吃刀尔
若杀不过敵人自有吾在此幫助尔二人父子听了无奈
只得胆戰心寒合已領了呼元帥軍父子出關抵敵便了
元帥又給他盛用馬疋與他父子二人手持兵器帶兵一

萬而出集廷貴在着后邊也跟隨着李成暗對李岱曰再
不想冒功冒出這般末今日可以死得成了李岱曰爹也
好上的守着泚地上吃的現成俸祿道也逃也岂不是好
爲官官員高官拿了人头末冒功連膝蓋兒也跪得痛破

了不想仍要死的且住父子一路出關懊悔不也有關內
狄谷起位呼元帥我想李成父子也是西戎將兵对手不
若代小將出馬幫助抵敵如何元帥曰這五須豐也是西
戎一員有名上將身爲賊帥本領不弱于替天王牙差二
人尔既出敵須要小心狄谷稱言領令元帥復喚狄王亲
領帶多少軍馬乃可退敵狄谷曰須得二萬兵丁方纔李
成共是三萬伏足了當時元帥打發二萬銳兵與狄青出
關接應揚言老将也帶兵一万隨後裏着孟定國沈達等

另有一班武將副將一一不能盡逃炮响連天冲関而出
當日楊元帥深知西戎將兵勢大故仍令兩將領兵助戰
時死已畢與范仲淹登了高城觀看却說炮响一声関門
大開李成父子二人心驚胆碎魄散魂飛李成提鎗不起
李岱抵伏于馬鞭一萬精兵紛七湧出只見西戎兵列成
陣勢倒海推山一般劍戟如林之銳有西戎國大元帥五
須豐坐下花班豹子持銅鐵金鞭丈餘長耀日光極燦七
不知李成父子如何遁敵三関怎樣解圍且看下回分解
李成父子冒功只愿抵死不招帥堂上文武各集軍法
如炳不能決斷一小小奸滑武員教誑數辯而李成刀
俛口才不少屈一語不獨楊元帥難決即有材智如范
公不能决斷可見心狠意毒之人胆大包天矣可見世

之美法律者以曲爲直以理爲偏者之多楊元帥范帥
部能决斷李成反是焦廷貴斷之倘李成父子破敵所
系本上只言戰沒沙場省却許多后累偏七他父子不死
軍而死于軍法至有下文四十回作獎

三十七回 刻日連傷三猛將 全時即戮兩微員

詩 運合興隆將勇梟 邊豈破敵立功超

曰 五凤樓前登緯績 麒麟閣上姓名標

却說西戎主帥伍須豐列開陣勢左有大孟洋右有小孟
洋三十方兵旗旌密佈器械交森這李成父子一出至陣
前驚慌得几乎墜于馬下鈴刀早已落下塵埃伍須豐一
馬飛出大喝宋將何名因甚如此驚惧莫非不是狄青么
本帥金鞭之下不死无名之將快些通下名来好送尔狗

命金鞭高牽嚇得父子三人抖振騰七倒伏馬鞍上叩首
不已連呼伍大元帥吾各李成現為守備微員原无計謀
力量无奈免強臨陣的望乞元帥饒吾一命永沾大恩伍
湏豐听了不覺癸咲一言言楊宗保氣數已絕打突這樣
東西出陣混與也罷饒尔狗命李成曰多謝伍元帥伍湏
豐又喝馬上倒伏的要死還要活李成曰恩乞元帥勿動
手且開恩吾各李成是五云洗約于总官兒從來不会相
争色余的五湏豐曰汝既不会上陣交鋒到未陣中何故
李岱曰伍元帥此是奉揚元帥所差只因軍令難違无奈
出陣只求元帥開恩由吾螻命伏貼馬鞍叩头不住伍湏
豐見了言曰果然不濟了又是个没用的東西楊宗保這
般倒運只打突此廢物未奚落本帥時生惡本帥的金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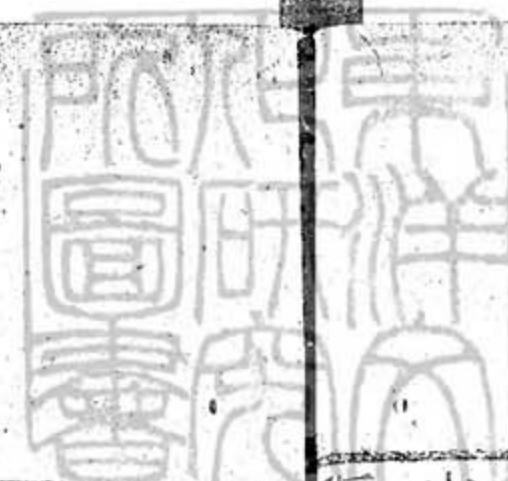
鞭之下廷打有各上將今日取了尔小卒性命岂不污了
吾的金鞭饒尔去罢李岱曰沾元帥大恩父子得命岂揚
七心安了焦廷貴一見怒氣冲七大喝兩名狗官為何端
此畏死貪生倒滅了吾元帥之威父子不回言答話只轉
馬跪回廷貴只恐二人逃走了上前一手撈一人拿翻下
馬交付典孟定国收管了復又帶兵一方出關伍湏豐正
帶領兩將兵冲杀進關早有焦廷貴印兵湧出狄谷又統
二萬鉄甲軍一萬武出攔阻伍湏豐金刀耀日高声大喝
反賊奴尔何人且通报名来伍湏豐曰吾乃西夏国趙王
駕下滅宋五湏豐是也尔這无名小卒可是狄青么且报
上名来好送尔归阴狄青喝曰反賊奴既知本官名望还
不倒戈投降献上首級来且看刀言未了金刀砍去五元

帥一閃金鞭復又打來狄令還刀急架攔腰復斬二員虎
將余戰沙場西夏兵刀斧交加宋將喝令數高維師奮勇
乘上西兵勢倒各自退后自相殘殺死者甚多又言狄青
與伍須豐連人馬相比並狄青短四尺所以交鋒時五
須豐仰頭狄青仰面所以金刀發動他只好在他腰膊左
右但五須豐的力很強猛狄青不過以刀法抵擋冲鋒十
餘合竟得抵敵不能只一馬退后生箭取出人面金牌帶
上念声无量壽佛只听得半空中雷鳴响振一派金光罩
目伍須豐一馬正在追去忽然金鞭跌地目定如呆不語
直撞上的跌下馬來八竅流紅只為他多生一目故八竅
血流焦廷貴早已見了我步槍來砍為兩段王天君归于
帝前兵中有大小孟洋氣怒塞胸一持大斧一握長鎗大

喝狄青我馬奔來狄青法宝尙未收還連七咒念无量佛
教声金光閃七劫場雷聲轟响二賊將翻身下塵唯七竅
血流焦廷貴仍復割下首級三顆共為一束咲曰果好妙

七仙鬚又說明狄青這兩件法宝只收除得聖帝屏前神
將這些副將軍多不在其中故而沒有應驗如有應驗
者它不人七尺死何也皆亡狄青可以一戰成功了大孟
洋是張元帥小孟洋是鄧將軍一口全归真武屏只有三
千萬賊兵見王將尽死嚇得四散奔逃邨被守兵奮勇追
杀得真乃可憫可怜屍橫遍野鮮血滾流只逃走脫的數
萬殘跪回八卦山合会埋在山前中兵也有數萬走回西
羌而去未知又那將未爭鋒下文交代當日沙場中狄青
收回法宝焦廷貴大愧拿了三顆首級拋擲起空中又接

回大呼狄王亲好戲法也狄青意欲帶兵系上大狼山要
 剿除尽賊營只見天色已晚只得收兵回關有楊元帥喜
 色揚言真范礼部齊步出關迎接進各告礼四人坐子帥
 堂狄青刀馬自有小軍牽抬去了元帥曰狄王亲具此英
 年神武今復尽除敵寇立此重功本帥有何顏面執此兵
 符居此重位告归在即以托王亲也狄青曰小將那里敢
 当元帥重言謬獎了焦廷貴又提三顆人头呼元帥好一
 段戲文杀了三名賊將直了仙戲了元帥喝声足矣休得
 戲言吩咐拿出轅門等令又糊明狄青到關已有兩天緣
 何張忠李計英并三千軍馬不見提出俱狄青昨天性命
 尚且未保故表列元帥說明他一到了即交归關四不營
 張忠三人守候狄青差回肯放格按下当日元帥又曰狄



王素立下此大戰功實為可敬至上帝福故天受此翰略
 英雄狄谷拱手曰小將重罪如山还望元帥大度雍容小
 將即感息了元帥言罢即吩咐摆宴慶功并犒饗大小三
 軍中將又參合沈達將被杀賊兵屍首竟地檢埋未死的
 馬正器械一一收官暫入軍裝庫內又將中將功勞一一
 記錄畢候再陞給中兵又傳孟定国李成李岱何在孟將
 軍稟曰小將已收官在此元帥吩咐即速帶孟將軍領
 命即拘李成父子至帥堂擦拍在塵埃父子二人齊呼元
 帥甲賊是有功之人如今不望榮華富貴只求元帥谷開
 恩復職父子便你沾大恩不淺了元帥大震雷怒拍案罵
 声丧心毒賊只貪圖富貴便忍心傷人如此心毒意狠真
 乃畜類不如也李成曰元帥這功勞實乃卑賤父子的焦

廷貴喝聲萬死的狗王巴差示出敵五須豐爲什麼一見
番將尔即夫不止倒未了元帥的威名可惡的狗官李成
曰元帥卑賤原說過並不會相爭色色焦廷貴曰可恼的
狗官將吾撩下的水窖中便會得緊當下元帥喝令將李
成父子細綁起推出轅門梟首正軍法父子乞元帥開恩
休要屈抹卑賤父子功勞元帥喝曰死在目前還要冒功
么當時細綁手將父子二人剝去衣帽赤条条的刀斧手
登時提起大刀推出轅門一声炮响兩顆人头落地高掛
上轅門号令屍骸拋棄于荒郊野外一心妄圖富貴显爵
立心傷害于人是一日过刀而亡亦如此狼心之一报也有
王龍子門兵上曰急趕至三關不分日夜任着附近打所
方知楊元帥將父子二人一全正法他即日如我趕回次

目方到牙中進内服却沈奶這沈氏每言得回魂魄但
无痛哭悽心咬牙切齒你浪揚宗保若不寬佈雪不真吾
手段即日暗上將父子的屍骸收拾埋掩了又收拾好管
箱物件帶了兩名是女真王龍竟向東京西台御史沈国
僑哥上商良番寬計較告御快又是一番混拔生端也且
慢表却說楊元帥是日大非筵宴慶賀大功犒赏中將士
兵下且心受敬小英雄權叙間言談国家政務秋令一一
登蒼如流大加贊嘆不意狄王亲如此年少具此韜略奇
能真乃当今洪福国彥降生也范谷楊將軍也是大悅四
人尔言我論甚資投机元帥又言失去征衣如何上本奏
明圣上乃可狄谷曰元帥今日西夏賊兵虽退但大狼山
餘寇未除且代明天小將領兵藉着元帥之威或尽勸餘

寇奪回征衣未可知望祈元帥本上周全些小將之罪便足感元帥用情之德了元帥曰如若奪得轉回征衣免了甲兵丁寒苦本帥卽當上本奏知皇上抹過失去征衣之事只得秋王亲大功陳奏明請旨存尔抚掌印合兵符守保此關本帥可以告退了狄令曰元帥休出此言小將乃初仕王家的晚輩全不德敢當此萬鈞重任况有誤失征衣大罪只可將功消罪还敢望嘉元帥重千過獎反使小將赧顏也元帥曰不然王亲具此少年英略本帥足以放心重托边塞重任了吾領守此關將已三十載軍務太煩自思年邁及不得莫年精銳時如今交此任真王亲吾回京小奉年老萱亲高年祖母几秋以終天年也范名楊青曰元帥立音已定王亲休得推辭有此大功爲如何言

是暇顏的言談已畢是夜各且告帳次日元帥呼狄王亲如今仍勞尔往大狼山勦除餘寇奪回征衣好代本帥脩本回朝狄青曰元帥小將如今要稟明了元帥曰王亲有何酌良狄青曰小將有結義弟現帶領三千兵路荻征衣而現行停關外但張李二將木領不弱十小將代他領兵往大狼山自然奪取征衣而回元帥曰王亲既有二將隨表何不早說狄令曰薛天小將自命几乎不保那有心情及此二人元帥听了言昨天錯罪王亲休得見區言罢援合焦廷貴言本帥着尔出關外速傳張忠李義到本帥營中領兵二萬前后進征大狼山餘寇奪回征衣不得有違焦廷貴得合而出傳知關外兩弟兄張忠李義領了雄兵二萬提了刀鎗氣沖七而去先說大狼山牛健

牛江二人一食五瀆豈已死蘇得驚慌不定皆因一時之
錯食了些少金銖候听孫雲之耗劫去征衣思吾狄欵差
豈知投至此未滿七八天而賊兵良請二想素秋青本領
非凡利害也牛健曰諒他門必要討取回征衣倘他領兵
勦搗我輩怎能抵敵如此危矣牛江登言冷笑呼哥也說
此沒用之言倘被旁人知之蚤艱難當的牛健曰兄弟拋
尔之見有何牛江曰有何難處如今打發麥罗在着山前
山后山左山右埋伏倘有兵未四边發箭他兵一退卽不
妨了牛健曰此庸才算耳能有多少箭的倘放箭了便吃
亏了如劫了别的東西还少故如今劫了征衣楊元帥怎
肯于休他開兵精糧足被他至年累月未征勦吾山中兵
微糧盡危甚直等鋒牛江曰哥也如若不然怎生算乃可

牛健曰哥也算討不來的牛江曰罢了吾二人不若卽日
帶兵投奔到西夏趙元昊或投取一官卽永遠安身了未
知哥也意下如何牛健曰弟若要做官还在本邦故土
的爲美拋吾之見棄此大狼山來到轅門边上叩見送还
軍衣想楊元帥乃寬洪大度英雄倘允收留不究前非收
錄于麾下軍前効力要做一箇小小武員也何難的想未
強如在此落草爲盜是非結果收場也况吾又不思九五
之尊无非靠着麥罗在山前打劫小民旣非善行又思良
有日年高老邁之時卽打劫不得了豈非无結果的吾弟
兄不如趁此机会往投三關代楊元帥收錄了這是正路
行爲不知牛江如何答話往投三關否且看下回分解

好人惜己一命不俱怎樣羞辱怎生乞恰可恢可耻觀

乎李成父子陣上如繪二小人青逢撓勇敵將皆藉
帝法宝收除但指云聖帝神將其言頗謬第古本已實
錄其辭茲不暇改歲順其文而姑存之是非之論且待
明者寓目擬焉是不亦求刪之之意家有矣妻夫不招
橫禍謗屢有言豈知沈氏反咬夫子昌功害命李成非
軍法余之實乃沈氏余之規楊元帥之讚美小英雄何
等愛重之但觀青对答之語雅度雍容謙讓之恭有足
令人愛重

三十八回 大狼山盜降宗室 楊元帥本荐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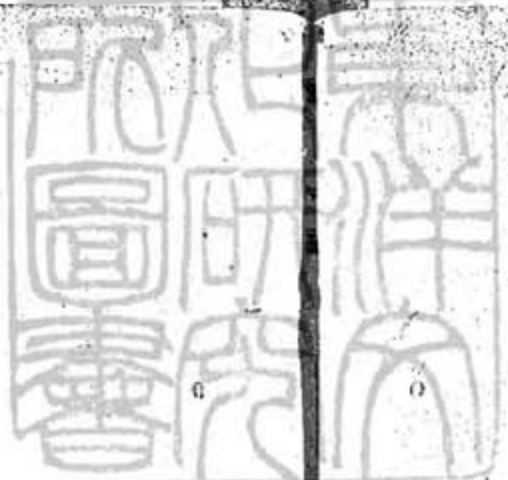
詩 天生豪傑護君王 保国安民賴將良

曰 運會當興矣者仕 全心全德振邊疆

却說牛江听了牛健之三言氣昂呼哥儿尔如此胆怯称

什么英雄既為男子漢須要自作自為的奈何哥儿一
怯胆場宗保要件投降的牛健曰矣弟尔休得二偏之見
听吾之言方是覓机也牛江曰哥儿尔言无有不依如要
三關投順弟断不往也可也立意要往弟亦不敢強留牛
健曰既然矣弟不愿全往别有良圖也與尔分顆便了
牛江咲曰到也不差當時牛健將在山前嘍囉兵帶了三
千尺將征衣裝載回車輛出山而去餘外物件牛健一些
也不拿得真牛江受用牛江曰哥儿此去須要做個大大
的官員榮宗显祖蔭子封妻奩好牛健曰矣弟尔做强盜
也要做得長久称雄的方妙牛江咲曰且看且代誰算的
高当下牛健吩咐嘍囉三千推拥征衣三十萬併劫未糧
草一全推下炮响三声离山望三關路途而去牛江也不

末相送搖頭長嘆一聲呼哥七爾緣何如故怯懼楊宗保
劫掠了征衣送交還也罷倘然他不允收錄于爾那時一
命難逃反吃一刀之苦了書中在語牛江之言再說李義
張忠奉了元帥將合帶領精兵二萬將近燕子河只見前
面一標軍馬直望而末李義曰三哥爾看前途那枝人馬
那里末的張忠曰三弟此路軍馬定然是余不尺的餘寇
也李義曰狄欽差立了大戰功我二人也立一小小功
勞尔道可否張忠曰說得有理吩咐軍士杀上前當時二
万雄師奔七隊伍奔上前張忠李義刀鎗並牽勇紛七
的戎奔去去大喝余不尺的反賊那里走牛健一看認得
二人是護守征衣二將知他是楊元帥麾下之人今既去
投行必先向二人礼下方是進見之机離馬上欠身打拱



口呼二位將軍吾不是西夏反徒之黨不必阻攔二將曰
既不是反徒莫非強盜么牛健曰吾原強盜如今不做了
強盜所為非有結果的張忠曰尔是那方的強盜今欲何
往牛健曰二位將軍听稟吾本在磨盆山落草說未完弟
兄重七奔怒罵声狗強盜尔一班狗党劫掠去軍衣險些
見欽差被害連累及吾等將兵關中三四十萬兵丁俱受
凍寒之苦今日仇敵相遇斷不容饒言未了長鎗大刀齊
砍刺末牛健閃開刀架過鎗即打拱呼二位將軍請息雷
震之怒且容小的奉告一言張忠李義曰尔有話快些言
末牛健呼二位且听稟念小人一時不合誤听了孫云的
言語陵美劫掠征衣罪該萬死即日劫上山已悔之不及
想妨連于欽差有罪原要即日送還到關不想牛江兄弟



不明言已悞劫掠征衣送还料楊元帥執罪不赦不如獻
送大狼山是日心忪意亂吾也依他即晚放火烧山投奔
上大狼山献于贊天王给赏申軍官知他是西北外所穿
的多是皮襖毛衣比吾中国征衣有天渊和煖之隔故征
衣原裝不動吾今連劫来粮草送还元帥立志归投効力
伏望將軍引見元帥張忠曰尔喚何名牛健曰小的名牛
健李義曰还有一人在那里牛健想未若說明在大狼山
他二人必往尋牛健了故言他與吾已經分散不知去向
了張忠喝声糊說想尔們已經投順贊天王即為敵国反
寇今將征衣為由其中定有計謀莫不然差尔未作奸細
內應消息言罢大刀砍去李義長蛇叉刺牛健是有心投
奔故仍不敢動手几次架閃閃刀鎗呼二位將軍小人笑
有投降之心望勿動疑張李言曰尔既有投降之心也望
且暗下誓未方准尔牛健言呼天地昭然在上吾牛健
立心投順楊元帥麾下効力若有絲毫歹意口是心非上
遭神明責譴在陣過力而亡張忠李義是个直性英雄見
他立下重咒即放下刀鎗言曰我二人留些情與但作不
得主張且帶尔回關代楊元帥定奪如若元帥允准收留
是尔的造化倘然不准投降便不于吾二人爭了牛健曰
你謝二位將軍高義还乞週全此張忠吩咐申兵丁就此
回關二將押兵而回牛健隨後押着征衣車輛仍從燕子
河道而回有李義打算立功呼張二哥吾與尔到元帥帳
前須說些說語也作立些功劳張忠曰三弟尔怎生說說
可以立得戰功李義曰只言奉了元帥將令杀到大狼山

高七卷第四十六回



采得二牛大敗破牛江逃脫了牛健已被擒回取回征衣

草如此豈不尔我得功的尔主見如何張忠曰三

勇云帥案前且勿說言方見光明正大即拿回強盜討还

征衣也不莫什么功劳且代有日血戰沙場敵人授首定

国安邦是標名姓方見馨香也假功劳有何希罕的豈可

劫着昨天李守備父子行為李義曰二哥這句言碎汝為

有理到底不說說言不欺公的好張忠曰這也自然路上

二人談說已是紅日西卓已封鎖關門只得在外

城屯机一宵次早元帥升坐中軍帳文武官員多未泰見

報有焦廷貴上帳說啟稟元帥于今有李義張忠帶領大

軍前往大狼山路逢強盜牛健投降送还征衣現了轅門

外候合楊元帥喜色匆匆連稱妙妙吩咐速傳進二人焦

廷貴領命不一朝間張忠李義報名進至帥堂泰見過元

帥站立于兩旁元帥虎目一瞧二將一人面如東色一人

臉如淡墨体壯身魁凜凜一魄狼不凡將士元帥開言呼張

忠李義尔二人帶兵往大狼山討取征衣事体如何且細

言本帥得知二將各元帥小將奉命帶兵未到大狼山在

燕子河即逢牛健押解回原劫征衣并糧草元帥他自願

投降軍前効力小將只得昧旨帶全牛健而來准其投降

否伏斬元帥定哉元帥拿言点头又喚孟定國將征衣檢

点明白給散軍軍兵糧餉時且軍庫狄谷点首自言曰今

朝應聖僧之言有失有归禍中而得福毛厘不差也作

語狄青思忖當日楊元帥吩咐細綁進牛健至帥堂跪于

帳前低頭伏地元帥大怒喝声牛健尔挑估磨盆山為盜

本帥一向以爾蟻螻之命故未未勦滅尔蛆虫群隊今日
 耘敢劫掠御征衣連累欽差本帥多有罪名尔今又投于
 敵人麾下今見賊人傾尽退進无門方未投順本帥這里
 用汝不着喝令刀斧手推出該門斬訖号令牛健曰元帥
 谷開息听稟告一言原只因孫云有書投到磨盆山教吾
 弟兄將征衣松劫原該如山重罪一切上山未想起登時
 悔已不及料得元帥振怒大兵一至吾弟兄休矣當時原
 思送还但多是吾弟牛江不明只恐元帥令加罪泰唆吾
 并火燒山投拜替未王部下但今粮草征衣原裝未動今
 日小人悔改前非特未献降愿在元帥軍前牧馬効勞以
 蓋前愆伏乞開息留殘軀于一線足見元帥谷仁息元帥
 又問孫云是何等之人與尔書信往來且直言休得隱瞞



牛健曰元帥那孫云的胞兒各孫秀在朝現為兵部之職
 元帥曰如此是孫秀之弟又呼王亲大人那孫云折汝為仇
 么狄谷細將情由說明元帥方知其故又問牛健那孫云
 的未書何在牛健曰放火焚山其書未存已燒毀在山中
 了元帥曰狄王亲如若書留存本帥可以本上声明收
 除此賊了怎奈憑証全无言詞不足為據如何是好狄谷
 曰元帥孫秀孫云須然有罪但今不得書為憑他的惡貫
 未盈之故耳今且暫除他小人立心不善下次岂无再作
 惡之時代犯了大關節再行除他未晚元帥喜曰狄王亲
 海量仁慈非人可及又有焦廷貴半知呆呼元帥小將有
 稟元帥曰尔有何商議焦廷貴曰牛健是个信人断然系
 不得元帥曰尔怎知他是信人焦廷貴曰他不是信人怎

肯听信孫云之言切了征衣表害欽差劫去又送逐况只
有拿表犯人沒有自犯人元帥是明理的余這自表盜寇
不是元帥欺着信善之人元帥大喝正夫糊說乱語又問
范大人怎生処决范谷曰想大狼山寇尽除饒了他諒亦
无妨楊青曰他投降无歹心何須杀却此人狄青見焦廷
貴討饒料扣牛健有瓜葛越此呼元帥牛健也是一念之
差恕彼已之罪送逐征衣免其一死仰其元帥仁慈元帥
曰狄王亲既如此洪福大度本帥未便執法死罪饒了活
罪確寬吩咐緝绑打二十癸在軍前初用當時打了二十
軍棍起末忍痛謝了元帥之恩元帥曰牛健尔还有弟牛
江如今何在牛健曰逆弟不愿投降已经分散不知去向
元帥曰何須情則定然在大狼山少不得癸兵征勦也



牛健曰上啟元帥小人倘有兵三千求元帥一并收歸是
帥命焦廷貴將兵点明上册焦廷貴得令而去牛健隨后
而出又有孟將軍上帳繳令已將三十萬軍衣給散畢并
三千紳征衣兵糧餉着即補归元帥繳还軍令狄谷曰元
帥小將有言告稟元帥曰王亲大人有何見諭狄谷曰五
云汎守備牙現經空缺小將有一姐丈名喚張文向爲瀘
關由戟被馬應龍无故革除望元帥着他暫住此缸未知
可否元帥允准按合差將前住起伏張文此事慢題當日
張忠李義元帥命作三關副將獨有三關上的官員要陞
要蓋要死要活恣憑元帥定裁先行后奏只因先帝真宗
時楊延昭守關之日已敕授斧鉞生杀之權至宗保襲職
復贈賜龍鳳上方刻得專授官爵地掌重大兵符当下楊



元帥要脩木回朝一兩商良荐幸秋青拜帥只因失却征衣之事湏要週全乃可范谷曰若言失了征衣其罪非小大狼山破敵功勞須大只好功罪兩消焉得至上准旨拜帥楊青曰征衣湏失不過三天已復還了將此事抹去有什么証考的本上只言欽差征衣依限期而至進城幾天立下大戰功豈不省却煩思多慮元帥听了依此擬脩木章晉奏即日差將登程吩咐一回汴京勿與爭好党得知湏要速至午朝門通知王門官傳奏另有書一封送回天波府祖母余太君母亲王氏夫人狄谷一書送至南清宮狄太后范谷一書送至包侍制府申楊將軍一書送交韓吏部府上别无言語无非關照秋青征衣解至的話并破大狼山立下血戰大功長編文義實難細述是日只有狄青想未生身母在張文姐家一心牽于兩地今日起復張文為守倫母亲定然到此代吾少代晨昏為子方得安心是夜不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二牛既為手足均為強盜而其素性有分故日后異奔前稔一趨于正一仍味于邪覩此可鑑牛健劫去征衣實為張李所忿不啻仇敵之人只見牛健兩畜實告即刀鎗放下亦英雄偉慶張李以英雄並稱覩其私言打算虽非比奸貪之行李義畧有貪功之志甚矣功利之困人也君子仁慈惻忍存心小人險毒兇狠算計是以只見君子容恕小人未見小人容放君子 処々寫楊宗保威權勢重莫不提及楊延昭此道根骨帝之法即一回千秋廣并提狄元狄泰之意亦然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

東洋
研究
所
圖書

三

馬國圖

